

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约翰·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上海

John Galsworthy
THE FORSYTE SAGA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5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4,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05,001—150,200 册（内精装 11,400 册）

平装定价：（六）0.96 元 精装定价：（六）1.60 元

书号：10188·15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在梯摩西家里	3
第 二 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15
第 三 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	29
第 四 章	苏荷区	36
第 五 章	詹姆士疑神见鬼	44
第 六 章	不再年轻的乔里恩	51
第 七 章	少男少女	63
第 八 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	70
第 九 章	法尔知道了	79
第 十 章	索米斯迎新	90
第十一章	……又访旧	96
第十二章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	103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118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现自己要什么	125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第三代	131
第 二 章	索米斯去试探	143

第三章	看望伊琳	154
第四章	福尔赛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162
第五章	乔里当起裁判	172
第六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182
第七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188
第八章	挑战	201
第九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208
第十章	伯沙撒之死	216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谬	221
第十二章	侦察的进展	230
第十三章	“我们又见面了！”	237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249

第 三 卷

第一章	索米斯上巴黎	255
第二章	蛛网	263
第三章	里希蒙公园	268
第四章	往河那边	277
第五章	索米斯发动	279
第六章	夏日	283
第七章	夏夜	291
第八章	詹姆士在等	295
第九章	出网	300
第十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310
第十一章	疲惫的兴致	323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赛的诞生	331

第十三章 告诉了詹姆士 339

第十四章 他的 345

插 曲

觉 醒 353

第一卷

第 一 章

在悌摩西家里

人的占有欲是从来不会停止不前的。福尔赛家人总认为它是永远固定的，其实便是在福尔赛族中，它也是通过开花放萼，结怨寻仇，通过严寒与酷热，遵循着前进的各项规律；它而且脱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马铃薯的好坏不能脱离土壤的影响一样。

英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家，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形容这一个相当急剧的变迁为：从一个心安理得、自我约束的地方保守主义进至一个更加心安理得、然而不大约束的帝国侵略主义——换一句话说，整个国家的占有欲都在发展着。因此，福尔赛家也同样在向前发展着，就象是亦步亦趋似的，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家族内部也在同样发展着。

一八九五年，福尔赛家那位出嫁的老姑太苏珊·海曼在七十四岁的低龄——简直低得滑稽——追随了她地下的丈夫，并且举行了火葬；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六位在世的老一辈福尔赛中，简直没有引起什么震动。所以这样冷淡，有下列的三个理由。首先是老乔里恩在一八九二年过世时，几乎没有怎么声张就在罗宾山落了葬；这在福尔赛族中是第一个拒绝归葬高门山

完全释然；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前就结了婚，他就会遭到很大的麻烦。可是，事实上，在那些小一辈的福尔赛中间，那种对别人占有自己的反抗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殖民地自主的倾向，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令人不可解的，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驱。那些小辈现在多数都结婚了，没有结婚的只有下面几个：乔治仍旧死钉着德孚酒店和伊昔姆俱乐部；佛兰茜在采尔西区金斯路一家音乐室里从事她的音乐事业，仍旧带她的“情人们”上跳舞会；尤菲米雅住在家里，终日埋怨着尼古拉；还有那一对“德罗米欧哥儿俩”，海曼家的加尔斯和吉赛。第三代的人丁还不多——小乔里恩家三个，维妮佛梨德家四个，小尼古拉家倒有了六个，小罗杰有一个，玛丽安·狄威第曼有一个，圣·约翰·海曼两个。可是余下十六个结了婚的——二房詹姆士家的索米斯，莱茜尔和茜席丽，四房罗杰家的欧斯代司和汤姆士；五房尼古拉家的亚其；海曼家的奥古斯特和安娜蓓儿·斯宾德——这些房分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生育。

就是这样，在老一辈的十个福尔赛里面，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女；可是小一辈的二十一个人里面，到现在才只有十七个后裔；而且看上去，除掉自不小心再添上一两个而外，大概也不会更多出来。一个研究统计学的人很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人口出生率的升降是和你投资的利息成比例的。十九世纪初期的杜萨特大老板福尔赛祖父的年息是一分，也就是十厘钱，因此就生了十个儿女。这十个儿女里面，四个没有婚嫁的除外，把裘丽姑太也除外（因为她的丈夫席普第来斯·史木尔几乎才结婚就死掉，所以当然不计在内），平均每人拿到四厘钱到五厘钱的利息，因此生的儿女也是这么多。他们生的二十一个儿女现在只净拿三厘钱了，因为他们父亲把产业留给他们时，为了逃避遗产税起见，

来。那些“老古董”——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都愿意听他谈谈出殡的情形。他的父亲詹姆士已经八十八岁了，自知吃不消送殡的劳顿；梯摩西本人当然照例不去；所以，老弟兄里面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参加。虽则如此，送殡的人还是不少；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一定愿意听听。在这种好心肠里面，索米斯显然也还夹有一些别的企图，那就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能捞点同情回来；这是福尔赛家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健全的组成部分的主要特征。索米斯的父亲过去也有这种习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去看望住在梯摩西家里的那些姊妹，一直到八十六岁，人已经神志不清，没有爱米丽照应就不能出门时，方才停止不去；因为带了爱米丽去是不成的；当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怎么跟人谈得了话？索米斯来湾水路梯摩西家里，谈谈族中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奉行自己父亲的习惯；他跟过去的詹姆士一样，几乎每星期天都抽空去跑一趟，在那间小客厅里坐上半天。小客厅里的布置已经被他按照自己的艺术眼光——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改变了不少，摆了许多他认为还不够自己严格标准的瓷器；另外至少有两张不大靠得住的巴比松派油画，是他在圣诞节送去的。他自己在收集巴比松派画家上着实捞了一笔，近几年来，已经改收马里斯昆季^①、伊斯拉尔斯^②和毛甫^③了，而且希望捞得更多些。在他现在住的靠近买波杜伦^④那所沿河的风子里，就有一间画廊，挂的真是漂亮，而且光线也非常充足；伦敦的古董商人哪一个不熟悉！偶尔逢周末招待

① 指十九世纪荷兰画家马里斯三弟兄。

② 约瑟夫·伊斯拉尔斯(1824—1911)，荷兰风俗画家。

③ 安东·毛甫(1838—1888)，荷兰风景画家。

④ 近牛津的小镇，在泰晤士河上游。

财产的增加达到惊人的速度。他现在的身价足足在十万镑以上，然而，偌大的家财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托付——这一来，他那种近似宗教式的孜孜营求就变得漫无目的了。就算他干得不怎么起劲，钱也是会赚的；敢说他还没有怎么样时，就会有十五万镑的财产。在索米斯的性格里，家庭观念、儿孙观念本来一直就很强烈；过去由于受到挫折而潜藏起来，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所谓“壮年”的时期，这些思想又蠕动了。近来更由于受到一个女子的绝色吸引，嗣续观念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强烈，简直使他一脑门子都只有这一件事了。

而且这个女子又是个法国人，不大会昏了头脑，或者接受任何非法的结合。而且，索米斯自己也不愿意考虑这种情形。他在多年被迫的独身生活中，也曾背地里试过那些下流勾当，而且事后总引起反感，因为他本来就很挑剔，而且生来是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偷偷摸摸的男女私情他决不干。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馆来个证婚，加上几个月的旅行，他就可以把安耐特带回来，和她过去的身世绝缘；说实在话，她的身世并不太出色，她不过是在自己母亲的苏荷区饭店里管帐；安耐特回来之后，以她的法国眼光和端庄的风度，在靠近买波杜伦的“栖园”坐镇，一定使人觉得非常新颖。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人和他沿河一带的交游一定会传遍他在旅行的时候碰见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又和她结了婚的消息。娶一个法国老婆听上去很有点浪漫气息，而且神气。不！这些他一点也不担心；可诅咒的是他现在还没有离婚，还有就是安耐特会不会要他的问题；这件事，在他还没有能给她提供一个明确甚至光耀的前途之前，他是不敢尝试的。

在他姑母的客厅里，他对那些照例的问候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见：他亲爱的父亲可好？不出门吗？当然喽，眼前天气正要转

凉了。索米斯可得记着告诉他，说海丝特用冬青叶治她的肋下痛很受用；每三小时敷一次，事后再用红法兰绒贴上。他能不能尝一下她们做的蜜饯李子，只来这么一小罐——今年的李子真鲜呀，而且吃了非常之补。哦！谈到达尔第他们——索米斯可曾听说亲爱的维妮佛梨德跟蒙达古闹得很不开心？梯摩西认为应当有人给她撑撑腰才是，据说——不过索米斯可不要完全相信——蒙达古拿了维妮佛梨德的一部分首饰送给一个乌七八糟的跳舞女人。亲爱的法尔现在刚要进大学，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多坏。索米斯没有听说吗？是啊！可是他得去看看他的妹子，马上查点一下！依他看来，那些波尔人^①会不会真的抵抗呢？梯摩西为这件事情很着急。公债的行情很高，他捆在公债上的钱又是那样多。依索米斯看，一有战事发生，公债会不会跌下来？索米斯点点头。可是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的。要是不结束的话，梯摩西可真糟了。索米斯的父亲这样大的年纪听见这消息当然会吃不消。可怜的罗杰这次总算幸免了，少却担惊受怕。谈到这里，裘丽姑太用一块小手绢擦去一大滴正要爬上她左颊那块永恒肉球上的眼泪，裘丽姑太的脸颊已经十分苍老了，可是她却在回想着亲爱的罗杰和他一切独出心裁的玩意儿，以至于两人做孩子时罗杰常拿针刺在她脸上的事情。海丝特姑太天生就害怕听丧气话，这时候插了进来；索米斯看，他们会不会立

① 波尔人是十七世纪殖民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非洲根生土长已有好多代，并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十九世纪初，英国开始侵入南非，以武力侵占了波尔人的土地。一八九七年，德兰士瓦与橘河自由邦成立联盟。当时波尔人和外地人（波尔人这样称呼英国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英国当即派遣军队到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要求军队撤退不遂，即联合橘河自由邦向英国宣战，即所谓波尔战争，或南非战争（1889—1902）。英军死伤甚众，但结果荷兰人在南非的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吞并。

刻命张伯伦^①当首相呢？他会迅速奠定大局的，那个老克鲁格最好能放逐到圣海伦岛^②去。她始终记得当初拿破仑逝世消息传来时的情景，索米斯的祖父听到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那时候她跟裘丽并没有觉得怎样——我们那时候还穿长裤子^③呢，“亲爱的。”

索米斯从她手里接过一杯茶，赶快喝掉，吃了三块梯摩西家著名的杏仁饼。他脸上微带傲慢的笑容，仅仅加重了那么一点点。的确，他的族人始终就是浅陋到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不管他们之间在伦敦的基业有多大。在这些剧进的日子里，这些人的浅陋比平时更显得触眼了。怎么，老尼古拉现在仍旧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仍旧是那个自由主义的顽固堡垒——除旧俱乐部——的一个会员，不过当然喽，那里面的会员现在已经几乎全部是保守党了，否则，他自己也不会加入；还有梯摩西，据说，现在还戴着帽子睡觉呢。裘丽姑太又开口了。亲爱的索米斯气色真好，比亲爱的安姑过世时简直一点没有老；那时候，亲爱的乔里恩，亲爱的斯悦辛，亲爱的罗杰，他们全都团聚在一起呢。她停了一下，一滴正要爬上她右颊肉球的眼泪刚好被她截住。索米斯可曾——近来可曾听到伊琳的消息？海丝特姑太肩膀看得出耸了一下。糟糕，裘丽总是要讲些豁边的话！索米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把手里茶杯放下来。他自己的这个问题现在被人家给他提出来了，然而尽管他满心想要细谈，他可没法搭上话。

①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当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卖劲地执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所以海丝特姑太问到他会出任首相的话。

② 圣海伦岛是拿破仑战败后被放逐的地方，后来就死在岛上。

③ 维多利亚朝初期妇女与儿童穿的一种齐脚踝的长裤。

裘丽姑太相当匆急地往下说：

“他们说亲爱的乔里恩本来把那笔一万五千镑无条件赠给她的；后来当然是看出这样不妥，才改为只终她天年使用。”

索米斯可听说过没有？

索米斯点点头。

“你的堂兄小乔的妻子已经故去了。他是伊琳的委托人，你当然知道喽，是吗？”

索米斯摇摇头。他其实知道，可是故意要显得冷淡，自从波辛尼噩耗传来那一天起，小乔里恩和他一直就没有见过面。①

“他现在总该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裘丽姑太接下去说，一面出神，“我算算看，他是在你亲爱的大伯住在蒙特街时生的；比他们搬到斯丹奴普门要早好多年——是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里，就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② 他五十多了！可想得到！那样一个漂亮娃娃，我们全都把他当个宝，是你们一辈子的老大呢。”裘丽姑太叹口气，一绺不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头发散了下来，急得海丝特姑太微微打了一个寒噤。索米斯站起来，他发现自己有种地方真怪：这次跑来，他原以为可以在这方面谈谈，甚至还想谈谈自己没法摆脱的处境，可是——看哪，这位出名的颠三倒四的裘丽姑太才一提起，他就畏缩了。

哎呀，索米斯难道就要走了！

索米斯微带辩护意味地笑笑说：

“走了。再见。替我问候梯摩西叔叔！”他在每人的前额上

① 这句话是作为索米斯的口气说的。第一部末尾小乔里恩到索米斯那里去通知伊琳波辛尼死耗时，和索米斯顶面碰到的事实，索米斯在这里故意不提。

② 巴黎公社成立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裘丽姑太却把来和一八四八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淆了。

淡淡地吻了一下——那些额上的皱纹象在竭力拥抱他的嘴唇，指望被吻掉似的——就丢下她们走了。两位姑太兴孜孜地望着他的后影——亲爱的索米斯，今天真难为他跑来，刚巧碰到她们的心情是这样的——

索米斯一面心里感到有点不过意，一面走下楼梯——这里樟脑和波得酒的味道总是那样好闻——又走下那所终年不透风的房子的石阶。可怜的老东西——他并不是故意要使她们难受啊！到了街上，他立刻忘掉她们，脑子里又充满了安耐特的美貌，一面盘算自己可恨的处境。当初那个混蛋的波辛尼被车子撞死时，为什么不把事情彻底解决，办好离婚手续呢？那时候证据要多少有多少！^①这样想着，他转弯向他妹妹维妮佛梨德·达尔第在美菲尔区格林街的寓所走去。

① 根据英国的法律，离婚的理由是(一)通奸，(二)遗弃，(三)虐待，(四)精神失常；双方意见不合或分居多年都不能成为离婚理由。索米斯要提出和伊琳离婚，只能援引第一条，但是她在十二年前和波辛尼的爱情事件已经事过境迁，法院不会受理了。

第二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蒙达古·达尔第在这所房子里至少住了有二十年；以他这样一个受命运播弄的名流，如果不是他岳父把房租、捐税、修理费等一古脑儿包下来，恐怕早就要现底了。用这样简单而笼统的方法，詹姆士·福尔赛总算使自己女儿和几个外孙过点安稳日子。说到底，以达尔第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赌徒，能有一个容身之处，那好处是数不尽的。这一年来，他几乎是异乎寻常地安份，一直到最近几天都是如此。原来乔治·福尔赛也是个跑马迷，迷得简直不可开交，老罗杰为这件事弄得很不开心，现在总算得到安息了。前些时乔治和达尔第合伙养了一头牝驹；它的母亲是殉道者，^①父亲是火衫儿，火衫儿的母亲是背带儿，他们给它起名叫袖钮儿；虽说是系出名门，这匹三岁的栗色驹却因种种原因从没有显过身手。达尔第既然在这匹大有可为的动物身上有一半主权，他就和无数其他的人一样，所有的理想，原来不知道躲在哪里的，一时都露了头角，而且几个月来都使他不声不响地满怀热望。奇怪的是，一个人生活里有点好事情可以指望时，平日也不会吃得那样醉醺醺的了。而且达尔第手里的这匹马的确是件好货色——秋季让点赛的机会是三对一，外面公